

◆精神家园

冬日里的温暖记忆

宁光标

1970年季冬,北风萧萧,吹走了仲冬的最后一丝暖意。不用外出放牛、砍柴的日子,我们盼过年和拜年的心情如一张水彩画,五颜六色。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官开始,乡下的年味一天比一天浓了起来。看着年的临近,忙了一年的父辈们都放下了锄头、柴刀,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从缝纫店取回了为儿女们添制的新衣服,从供销社买的鞭炮,在堂屋门两侧和廊檐下的灶火总是烧得旺旺的。蒸甜酒、烤烧酒、舂糍粑,一件接着一件去完成。清闲的我们,整天不挨家,一会在河边取冰,一会走进空旷的田间嬉闹。天愈寒,雪愈密,我们愈发不去顾及。只见那从灰蒙蒙的空中慢慢悠悠地登临人间舞台的雪花,飘进田畴,落在山风,留在我们的脚印里,洒在我们的欢笑里。

腊月二十九下午,雪洋洋洒洒地飘着,寒风吹着欢快的口哨。欢天喜地的父亲穿着塞着稻草的雨鞋走出家门,去菜地扯萝卜、剥白菜。不一会,他回到家,一边抖落身上的雪粒,一边对我们说:今年这场雪下了个把

月,地里一冬都没有干过,白覆盖着绿,绿撑着白,天地一片白茫茫。

除夕,雪光辉映的村庄一片洁白。我们掩好堂屋门,把明亮的马灯挂在堂屋的墙壁上,在神龛上点亮喜气的烛光,小油灯立在灶台上。那亮堂堂的灶火,把围在灶前一家人的脸庞映得绯红,一如新贴的红色春联,鲜艳夺目。

那个年代,我家不富有,但过年一定会举全家之力,拿出最好的物产,让年热闹起来。从傍晚时分开始,坐在灶前的一家人看着灯火,个个喜形于色,大人回忆一年的收成,小孩扯着拜年的过往。在不知不觉中,灶台上的铁锅内腊味开始喧闹,铜壶里的烧酒痴情欢笑,鼎罐中的醪糟温情跳跃。在雄鸡叫响第一声时,四面八方齐鸣的鞭炮,打破了村庄的寂静。

几杯酒下肚,父亲的话多了起来,声调也比往日高了几度。他说完“启迪后昆”的家风家训后,又深情地讲起了他曾经当过兵……当他讲到曾经在粮站工作过的往事时,脸上晴天转多云,眼眶有些湿润。父亲的回忆,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为自己的过往遗憾,我们却为他的过去

深感自豪和骄傲。这时,父亲抬起那双长满厚茧的手擦了擦眼睛,又开心地对我们说:“你们姐弟,读得进书的就得去读书,若是读不进也不要紧,就去修理地球。老三你高中快毕业了,毕业后去当兵。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守岁的夜,静谧温馨。过年的酒,芳香醉人。吃过年夜饭,一家人又回到灶前。这时,屋外一丝不苟的雪夹着冰雹仍在无休止地下,打得瓦片、树叶、外墙发出清晰的脆响。夜往深处走去,屋外的雪越下越大,父亲把灶膛添满柴禾,母亲催促我们姐弟赶快去睡觉。看着父母疲惫的神态,我们几个立即把过年的喜悦收藏起来,一个个轻步走向自己的房间,解衣宽带,钻进母亲早已用火箱薰得暖暖的被窝。

银装素裹的日子,树木和瓜架上都挂满了冰棱。站在屋檐下,不经意地一瞥,发现挂满冰棱的梅树下映着几点红,一个个像小小的灯笼,暖眼暖心。我知道,这季节,雪为梅来,梅为雪开。

(宁光标,洞口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湖畔

杨运焰 摄

◆旅人笔记

这并蒂的莲花

邓跃东

在永州观看了江永县的女书遗产后,来到邻近的道县吃午饭,战友小蒋在这里。我曾带他放了几年电影。他带着妻儿和父母来陪同。饭后有两个小时的停留时间,下午要赶到另一个县去。我想大家分别十多年了,可以喝着茶、抽着烟,好好叙叙旧。小蒋却说,道县有两个有名的地方可以看看,一个是大学问家周敦颐的故居,一个是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纪念馆,一个地方要一个半小时。

听到这两个名字,我的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周敦颐就不用说了,我一直喜欢读他的文章。他51岁在邵阳任过一年通判,有人说他的《爱莲说》就是在这里写的。但我不知道他是道县人,只大概知道他是湘南这边的。记得岳麓书院里有清末狂士王闿运写的一副联语:“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濂溪正是在道县周敦颐故里。他那么睥睨高傲的人,都愿称是濂溪一脉。我有点轻薄了,站在道县的土地上。时间紧,只能去一地,去陈树湘纪念馆!这么做,正是从周敦颐身上得到的觉悟。

陈树湘是谁?这些年网络学习平台不时出现他的名字和简短视频,他的动人事迹已深入人心。陈树湘是长沙县人,1905年出生,追求真理,随叶挺部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后上了井冈山;

山;红军长征时,任34师师长,担任总后卫。1934年冬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机关和主力顺利过江,殊死抵挡数倍于己的敌人,全师几乎悉数阵亡。陈树湘负伤被俘,曾关在道县的一个山洞里。敌人将他押往长沙请赏,他用手指南腹部伤口,掏出肠子,咬牙绞断,血尽身亡,时年只有29岁。

陈树湘的壮举感染着我。有幸路过道县,不能不去拜谒。纪念馆位于道县县城北边的一座小山上,是近年新修的,规模宏大。进门是陈树湘的雕塑,墙上“断肠明志”几个字把我震撼住了。在一幅展现陈树湘壮举的油画前,一位穿着白衣服、戴着帽子的女士带着十来岁的女儿伫立许久。年轻的母亲轻声叹着:“好揪心,自己绞断了!”我下意识地体会着绞断的动作……要多强的意志才能做得到。我忽地打了一个寒颤,头皮麻了。

我也认真观看了油画,陈树湘躺在担架上,不能走路了,趁敌不备,绞断了肠子。他心里清楚,送到长沙,敌人又要诱惑他,要么就会羞辱他,最后毫无尊严地死去。长沙在湘江边上,那是他的胞衣之地,不能亵渎的,还是立马断了,护住尊严。他在担架上死去很久,敌人都未发现,最后他还嘲笑了抬着他的人,让他们的想法无以得逞。他是高贵的,让这群人矮了下去。

这是我放弃周敦颐的故居而来陈树湘纪念馆的原因所在。他们两个年代相隔久远、毫不相干,那无比高贵的灵魂却在这里交汇了。“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陈树湘肯定读过周敦颐的文章,他通过断肠的死法换得了高贵,而且就死在周敦颐诞生和生活过的地方。

我想,周敦颐不会怪罪我不去拜访的,我正是灵活传习他的高贵之道而来仰望陈树湘的。

小蒋说,陈树湘的坟墓迁过来了,就在后面的山上,要去看看吗?我连说去去,来了一定得去。上得坡来,远远看到并不高大的墓碑,上面刻着:红军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烈士之墓。对着墓碑,我整理着装,深鞠躬三次。

绕坟一周,我来到碑前,发现碑下的缝隙里插着两支香烟,色泽较新,烟头点过火,呈现黑色。谁有这样的敬念之心!低头看去,两支烟上印着莲花,是“莲花”牌的。可巧的是,我身上也装着一盒未开封的“莲花”香烟。此物得留下,我把烟掏出来,交给了小蒋。

这并蒂的莲花,幸运地开在道县这块厚重的土地上。

(邓跃东,邵阳市作协副主席)

双清
SHUANGQING

湘西南诗会

里耶秦简博物馆

熊焯

在里耶秦简博物馆,我
一边走,一边想
像走进一条斑驳的隧道
脚步越陷越深
我心里装着千卷竹简还有万般惊讶
小心啊再小心,我仍害怕
沉重的脚步声,惊醒
二千多年前的那片大火
让那些粘好的瓷片又一次碎裂成花瓣
让万卷竹简再一次焚为尘埃

在里耶博物馆

我记住了君王的威严
我记住了大秦帝国的辽阔
还有历法、律令和小篆
我尤其记住了一部九九乘法表
我多么渴望
人生可以如此简单地计算出结果
在秦简博物馆
我最爱的还是
那两个穿着黑色衣服,身材单薄的信使
他们会告诉你,一个人
对一个时代的崇敬和恐惧
(熊焯,武冈市作协主席)

啼血的北风辞

——悼念诗人张泽欧

邓杰

焊接湘西南红丘陵的夜色与曙色之间的缝隙,
是谁的带着血丝的诗意?
我怎么相信你舍得那犀利的笔锋直刺云天后的惬意?
又怎么舍得红丘陵上那常常陪伴你熬夜的夜莺之鸣?

朵朵滴血的箴言的菊葩,
自你的诗句里,
落入一行崭新的墓志铭。

你的墓畔,夜莺也在悲啼,
那是一曲辽阔而幽远的北风辞。
(邓杰,邵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古韵轩

新年抒怀(外二首)

吕建云

新阳破雾启嘉年,荏苒流光念旧缘。
旭耀群峰丹彩涌,风舒旷野绿茵翩。
曾经霜雪磨锋刃,几度沉浮炼志坚。
待得花开呈锦绣,征程奋袂赋诗篇。

新邵凤凰谷

青山簇拥凤凰谷,翠影晴光映碧湖。
芳草葱茏花绽梦,幽林寂静鸟啼途。
清泉跌宕流琴韵,瀑布飞悬绘锦图。

闹市边缘藏胜境,怡情此处意如酥。

新邵白云岩感怀

群峰翠岭绕村边,怪石亭台衬碧天。
白絮轻盈岩上秀,清风摇曳壑间妍。
悠扬暮鼓伴禽语,宛转晨钟扰客眠。
古刹千年存胜景,禅心一片韵怡然。

(吕建云,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六岭杂谈

三尺煤房画夕阳(外一篇)

伍想德

市交通运输局原党委副书记杨真贤,退休以后仍住在市委组织部宿舍大楼。因他家住的楼层高,上下不方便,他就把楼下的煤房整理好,装上电灯,安好水龙头,摆上一张小书桌,每天就在里面写字画画。墙上,他还挂了两首《自嘲》诗。其一曰:“岁月蹉跎七叟翁,三尺书屋涂鸦中。非为名家自寻乐,幅幅书画写夕红。”其二曰:“几张卡纸嚓嚓嚓,任我涂鸦不管它。有人笑我也有夸,开心就是一幅画。”

一天,我同贺华散步到他家楼下,请他下来接引一下。他突然从煤房冒出来,请我俩进入参观,只见墙壁、桌上、地面布满了书画。绘画作品,有不同形态的梅花,如《铁骨着新花,郁香满乾坤》《梅开五福》;有各种形态的柿子,如《事事如意》《事事吉祥》;还有《竹报平安》《日出东山》《高山流水》等。书法作品就更多了,不少写的是毛主席的诗词。

我和杨真贤都是退伍军人。他原是铁道兵某师文工团长,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先我转业在市委组织部任企业组织科长。后来,我被安排到市委宣传部。由于工作上交织在一起,我俩很快成为好朋友。他近年来赠送了两幅画给我,还赠送了两幅书法作品。其中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毛主席词《沁园春·雪》,叫人赞叹不已。另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陶渊明诗《四时》:“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我上高中时就背诵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如今又得陶渊明春夏秋冬四景诗书法作品,甚为高兴。

杨真贤已进入古稀之年,天天练书法、勤画画,不得清闲。他为人豪爽,善交朋友,总是朝气蓬勃,自称“杨疯子”。朋友们也叫他“杨疯子”。他喜欢把自己的作品送人,也有不少人向他讨要墨宝。此外,他还时不时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漫画。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说的大概就是杨真贤这样的人吧!

百年名校,春色满园

1907年,邑人陈横、刘棠献创办邵阳县第一所公办小学,择址大祥坪昭忠祠,取名群智小学。后该校三迁校址,六易校名。“群智”而后,依次取名为邵阳县立模范国民小学、邵阳县立小学、建治镇中心学校、邵阳市第一小学、大祥坪小学、资江小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学校增设初中部,改名资江学校。1987年,该校初中部分流至市五中、十中后,被确立为邵阳市实验小学。不过,资江学校校名沿用至今。

如今的资江学校,坐落在大神庙遗址之上。校内有龙口古井,泉水潺潺流出,常年不断;大楼墙边有仙猴宝塔,塔顶仙猴石像栩栩如生。

沐百年风雨,历世纪沧桑,历代“资江人”革故鼎新,成就了资江学校今天的辉煌。虽然无法给出资江学校共培育了多少学生的确切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所学校在教育领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资江学校的代代老师,许多人一辈子就在这块园地精心耕耘。他们着重培养孩子的人格,重视对孩子的情感教育。正是由于代代“资江人”刻苦用心,资江学校才成为誉满三湘的名校,拥有许多的光荣称号: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实验学校、湖南省德育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艺术教育先进学校……这些光辉的称号凝聚着历代“资江人”的汗水和心血,记录着他们求真务实的足迹。

资水盈盈哺育百代,龙泉沥沥泽润千秋。资江学校,这所百年名校,将和在这里求学的孩子们一道,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